

Peter Pan

[英国] 詹姆斯·巴里 著

小飞侠彼得潘

这是一本很不错的书，
可以帮助你找回童年和暂时
逃避这个复杂的世界！

语文新课标阅读丛书
珍藏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Peter Pan

[英国] 詹姆斯·巴里 著

小飞侠彼得潘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飞侠彼得潘/(英)巴里(Barrie,J. M.)著;钱大伟主编.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7
(百花丛书)

ISBN 978 - 7 - 5387 - 2769 - 2 - 01

I. 小… II. ①巴…②钱… III. 童话 - 英国 - 近代 - 缩写本
IV. I561.88

中国版本图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4095 号

小飞侠彼得潘

作 者: (英国)巴里(Barrie,J. M.)

主 编: 钱大伟

出 品 人: 张四季

责任编辑: 赵 岩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11

电 话: 总编办: 0431 - 86012927 发行科: 0431 - 86012952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30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5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常年法律顾问:戴松叶(举报电话:13501141303)

导 读

彼得·潘来自孩子们想象中的国度“永无国”，它具有所有小男孩共有的心思和特点：害怕上学，拒绝长大，热衷冒险，行侠仗义，纯洁无邪，勇敢无畏。一天夜里他飞进达林家三个孩子的卧室，把温迪、约翰和迈克尔带到了“永无国”。“永无国”里居住着孩子们心目中所有有趣的、刺激的、神秘的人物：印第安人、海盗，美人鱼，鳄鱼。彼得·潘和凶狠狡诈的海盗头子胡克船长室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孩子们在这里过着无忧无虑而又冒险刺激的生活。一天，孩子们被胡克船长抓走了，他要让他们走跳板淹死……

回到家中的孩子们渐渐长大了，所有发生过的这一切都逐渐被淡忘了，他们甚至不再相信这些都是真的。不过这一切并没有结束。许多年以后，温迪也成为了一个母亲，一个春天的夜晚，那个长着一口乳牙的小男孩又飞回来了。

目 录

第一章 彼得·潘冲进来了	(1)
第二章 影子	(10)
第三章 走啦,走啦	(20)
第四章 飞行	(35)
第五章 到达了真正的永无岛	(45)
第六章 小房子	(56)
第七章 地下的家	(66)
第八章 美人鱼的礁湖	(72)
第九章 永无鸟	(86)
第十章 快乐家庭	(90)
第十一章 温迪的故事	(97)
第十二章 孩子们被抓走了	(106)
第十三章 你相信有小精灵吗	(111)
第十四章 海盗船	(120)
第十五章 与胡克决战	(128)
第十六章 回家	(138)
第十七章 温迪长大了	(148)

彼得·潘(选译部分)

——在肯辛顿公园	(160)
——画眉的巢	(168)
——公园关门的时候	(176)



第一章 彼得·潘 冲进来了

所有的孩子都要长大的，只有一个例外。所有的孩子很快就会知道他们将要长大成人，温迪是这样知道的：她两岁的时候，有一天在花园里玩，她摘了一朵花，拿在手里，朝妈妈跑去。我琢磨，她那个小样儿一定是怪讨人喜欢的，因为达林太太把手按着胸口，大声说：“要是你老是这么大该多好啊！”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可是，打那以后，温迪就明白了，她终归是要长大的。人一过两岁就总会知道这一点的。两岁，是个结束，也是个起点。

当然罗，他们是住在门牌14号的那所宅子里，在温迪来到世上以前，妈妈自然是家中主要人物。她是个招人喜欢的太太，一脑子的幻想；还有一张甜甜的、喜欢逗弄人的嘴。她那爱幻想的脑子，就像从神奇的东方来的那些小盒子，一个套一个，不管你打开了多少，里面总还藏着一个。她那张甜甜的、逗弄人的嘴，老是挂着一个温迪得不到的吻，可那吻明明就在那儿，就在右边的嘴角上挂着。

达林先生是这样赢得他太太的：她还是个女孩的时候，周围有好些男孩，他们长成大人以后，忽然一齐发现他们爱上了她，于是他们都跑着拥进她家向她求婚；只有达林先生的做法不同，他雇了一辆马车，抢在他们头里来到她家里，于是就赢得了她。达林先生得到了她的一切，只是没有得到她那些小盒子最里面的一只和那个吻。那只小盒子他从来也不知道，那个吻他渐渐地也不再想去求得



了。温迪心想，兴许拿破仑能得到那个吻，不过据我估摸，拿破仑必定试图求吻来着，可是过后却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去。

达林先生时常向温迪夸口说，她妈妈不光爱他，而且敬重他。他是一个学问高深的人，懂得股票和红利什么的。当然啦，这些事谁也搞不清，可达林先生像是挺懂行的，他老是说，股票上涨了，红利下跌了。他说得那么头头是道，就像随便哪个女人都得佩服他。

达林太太结婚时，穿一身雪白的嫁衣。起初，她把家用账记得一丝不苟，甚至很开心，像玩游戏一样，连一个小菜芽都不漏记。可是渐渐地，她把整个大菜花都漏掉了，账本上出现了一些没有面孔的小宝宝的图像。她应肯定是在记账的时候，把这些小宝宝画上去的。这些画像是达林太太对未来宝宝的憧憬。

第一个出世的是温迪，接着是约翰，随后是迈克尔。

温迪出生后一两个星期，父母亲不知道能不能养活她，因为又添一张吃饭的嘴。达林先生有了温迪自然是得意非常，可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他坐在达林太太的床沿上，握着她的手一笔一笔给她算开销账。达林太太带着央告的神情望着他。她想，不管怎么着也得冒一冒险看，可达林先生的做法不是这样的。他的做法是拿来一支铅笔一张纸算细账。要是达林太太提意见搅乱了他，他又得从头算起。

“好了，别插嘴了。”他央求说，“我这儿有一镑十七先令，在办公室还有两先令六便士；办公室的咖啡我可以取消，就算省下十先令吧，就有两镑九先令六便士。加上你的十八先令三便士，合计三镑九先令七便士，我的存折上还有五镑，总共八镑九先令七便士——是谁在那儿动？——八——九——七，小数点进位七——别说话，我亲爱的——还有你借给找上门来的那个人的一镑——安静点，乖乖——小数点进位，乖乖——瞧，到底让你给搅乱了——我刚才



说九——九——七来着？对了，我说的是九——九——七；问题是，我们靠这个九镑九先令七便士，能不能试试看对付它一年？”

“我们当然能，乔治。”达林太太嚷道。她当然是偏袒温迪的，可达林先生是两人中更有能耐的一个。

“别忘了腮腺炎，”达林先生几乎带点威胁地警告她，接着又算下去，“腮腺炎我算它一镑，不过我敢说，更大的可能要花三十先令——别说话——麻疹一镑五先令，德国麻疹半个几尼，加起来是两镑十五先令六便士——别摇手——百日咳，算十五先令。”——他继续算下去，每次算出的结果都不一样。不过最后温迪总算熬了过来，腮腺炎减到了十二先令六便士，两种麻疹并作一次处理。

约翰出生后，也遇到同样的风波，迈克尔遇到的麻烦更大。不过他们两个到底都还是留下来养活了，不久你就会看姐弟三个排成一行，由保姆陪伴着，到福尔萨姆小姐的幼儿园上学去了。

达林太太是安于现状的，达林先生却喜欢事事都向左邻右舍看齐；所以，当然他们也得请一位保姆。由于孩子们喝的牛奶太多，他们很穷，所以他们家的保姆只是一只严肃庄重的纽芬兰大狗，名叫娜娜。在达林夫妇雇用她以前，这狗本没有固定的主人，不过她总是把孩子看得很重的。这林一家是在肯辛顿公园里和她结识的。她闲来无事去那儿游逛，把头伸进摇篮车窥望，那些粗心大意的保姆总是讨厌她；因为她老是跟着她们回家，向她们的主人告状。她果然成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好保姆。给孩子洗澡时，她是多么认真一丝不苟啊。夜里不管什么时候，她看管的孩子只要有一个轻轻地哭一声，她就一跃而起。狗舍当然是设在育儿室里。她天生有一种聪明，知道什么样的咳嗽是不可怠慢的，什么时候该用一只袜子围着脖子。她从来都相信老式的治疗方法，比如用大黄叶；听到那些什么细菌之类的新名词，她总是用鼻子不屑地哼一声。你若是看到她





护送孩子上学时那种合乎礼仪的情景，真会大长见识。当孩子们规规矩矩时，她就安详地走在他们身边；要是他们乱跑乱动，她就把他们推进行列。在约翰踢足球的日子，她从不忘记带着他的线衣；天要下雨的时候，她总是把伞衔在嘴里。福尔萨姆的幼儿园里，有一间地下室，保姆们就等候在那里。她们坐在长凳上，而娜娜是俯卧在地板上，不过这是唯一的不同之处。她们认为她社会地位比她们低贱，装作没把她放在眼里的样子；其实，娜娜才瞧不起她们那种无聊的闲聊呢。她很不高兴达林太太的朋友们来育儿室看望，可要是她们真的来了，她就先扯下迈克尔的围裙，给他换上那件带蓝穗子的，把温迪的衣裙抚平，匆匆梳理一下约翰的头发。

没有一个育儿室管理得比这个更井井有条了，这一点达林先生不是不知道，不过他有时还是不免心里嘀咕，生怕街坊邻居们会背地里笑话他。

他不能不考虑他在城里的职位。

娜娜还在另一个方面使达林先生不安，他有时觉得娜娜不大佩服他。“我知道，她可佩服你啦，乔治。”达林太太向他担保说，然后就示意孩子们要特别敬重父亲。接着，就跳起了欢快的舞。他们唯一的另一位女仆莉莎，有时也被允许参加跳舞。莉莎穿着长裙，戴着女佣人的布帽，显得那么矮小，虽说开始雇用的时候，她一口咬定她早就过十岁了。小家伙们多快活呀！最快活的是达林太太，她踮起脚尖发狂般地飞旋，你能看到的只是她的那个吻。这时要是你扑了过去，定能得到那一吻。再也没有比他们更单纯、更快乐的家庭了，直到彼得·潘来临。

达林太太第一次知道彼得，是在她清理孩子们头脑中想法的时候。每一位好妈妈，晚上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孩子们睡着以后，仔细地检查他们的想法，把白天乱七八糟的各种事情重新整理，提



前把明天早晨的一切事情料理好。假如你能醒着（不过你当然不能），你就能看见你妈妈在做这些事，你会发觉，留心观看她是很有趣的。那就和整理抽屉差不多。我估摸，你会看见她跪在那儿，很有兴味地察看里面的东西，纳闷这样东西不知你是打哪儿拣到的；发现有些是可爱的，有些是不那么可爱的。把一件东西贴在她脸上，像捧着一只逗人的小猫；把另一件东西赶快收藏起来，不让人看见。你清早醒来时，临睡时揣着的那些顽皮念头和坏脾气都给叠得小小的，压在你心思的底层。而在上面，平平整整摆着你的那些美好念头，等你去穿戴打扮起来。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见过一个人的心思的地图。医生有时画你身上别的部分的地图，你自己的地图可能会十分的有趣。可是，要是你碰巧看到他们画一张孩子的心思地图，你就会看到，那不光是杂乱无章，而且总是绕着圈儿的。那是些曲曲折折的线条，就像你的体温表格，这大概就是岛上的道路了。永无岛也算是个岛屿。到处撒着一块块惊人的颜色。海面上露着珊瑚礁，漂着轻快的船。岛上住着野蛮人；还有荒凉的野兽洞穴；有小土神，他们多半是些裁缝；有河流穿过的岩洞；有王子和他的六个哥哥；有一间快要坍塌的茅屋；还有一位长着鹰钩鼻子的小老太太。若是只有这些，这张地图倒也不难画。但是还有呢，第一天上学校，宗教，父亲，圆水池，针线活，谋杀案，绞刑，与格动词，吃巧克力布丁的日子，穿背带裤，数到九十九，自己拔牙奖给三便士，等等。这些若不是岛上的一部分，那就是画在另一张画上的了；总之，全部是杂乱无章的。尤其是因为，没有一件东西是静止不动的。

当然，各人的永无岛又大不一样，例如，约翰的永无岛里有一个湖泊，湖上飞着许多火烈鸟，约翰拿箭射它们。迈克尔呢，年纪很小，他也有一只火烈鸟，不过是许许多多湖从火烈鸟上面飞过。





约翰住在一只翻扣在沙滩上的船里，迈克尔住在一个印第安人的皮棚里，温迪住在一间用树叶巧妙地缝成的屋子里。约翰没有亲友，迈克尔在夜晚有亲友，温迪有一只被父母遗弃的小狼宝宝。不过总的说来，他们的永无岛都像一家人似的彼此相像。要是摆成一排，你会看到它们的五官面目大同小异。在这些神奇的海滩上，游戏的孩子们总是驾着油布小船靠岸登陆。那地方，我们其实也到过，我们如今还能听到浪涛拍岸的声音，虽然我们不再上岸。

在所有叫人开心的岛子里，永无岛要算是最安逸、最紧凑的了。就是说，不太大，不太散，从一个奇遇到另一个奇遇，距离恰到好处，密集而十分得当。白天你用椅子和桌布玩岛上的游戏时，一点也不显得惊人；可是，在你睡着前的两分钟，它就几乎变成真的了，所以夜里要点灯。

达林太太在翻阅孩子们的心思的时候，偶尔也会发现那里有些东西她不能理解，最叫她莫名其妙的，要算是“彼得”这个名字。她不认识彼得这么个人，可是在约翰和迈克尔的心思里，到处都是这个名字；温迪的心思里，更是涂满了它。这个名字的笔画比别的字都来得粗大，达林太太仔细地打量着它，觉得它傲气得有点古怪。

她遗憾地承认说：“是的，他是有那么点傲气。”她妈妈问她来着。

“可他是谁呀，宝贝？”

“他是彼得·潘，你知道的，妈妈。”

开头达林太太不知道他，可是她回忆起童年的时候，就想起了彼得·潘。据说，他和小精灵们住在一起。关于他，故事多着呢；比如说，孩子们死了，在黄泉路上，他陪着他们走一段，免得他们害怕。当时达林太太是相信的，可现在她结了婚，懂事了，就很有点怀疑，是不是真有这样一个人。



“而且，”她告诉温迪，“到现在，他该已经长大了。”

“噢，不，他没有长大，”温迪满有把握地告诉妈妈，“他跟我一样大。”温迪的意思是说，彼得的心和身体都和她一样大。她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反正她知道。

达林太太和达林先生商量，达林先生只微微一笑，说：“听我的话，准是娜娜对他们胡说的，这正是一条狗才会有的念头。别管它，这股风就过去了。”

可是这股风没有过去，不久，这个调皮捣蛋的男孩竟然使达林太太吓了一跳。

孩子们常会遇到顶奇怪的事儿，可是毫不觉得惊恐不安。例如，事情发生了一个星期以后，他们会想起来说，他们在树林子里遇到死去的父亲，并且和他一起玩。温迪就是这样，有一天早上，她漫不经心地说出了一件叫人心神不安的事。育儿室的地板上发现有几片树叶，头天晚上孩子们上床时明明还没有；达林太太觉得这事很蹊跷，温迪却毫不在意地笑着说：“我相信这又是那个彼得干的！”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温迪？”

“他真淘气，玩完了也不扫地。”温迪说，叹了一口气。她是个爱整洁的孩子。

她象真有那么回事似的解释说，她觉得彼得有时夜里来到育儿室，坐在她的床脚那头，吹笛子给她听。可惜她从来没有醒过，所以她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反正她知道。

“你胡说些什么，宝贝！不敲门谁也进不了屋。”

“我想他是从窗子里进来的。”温迪说。

“亲爱的，这是三层楼呵！”

“树叶不就是在窗子底下吗，妈妈？”

这倒是真的；树叶就是在离窗子很近的地方发现的。



达林太太不知该怎么想才是，因为在温迪看来，这一切都那么自然，你不能说她在做梦，把它随随便便打发掉。

“我的孩子，”她妈妈喊道，“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忘了。”温迪不在意地说，她急着要去吃早饭。

啊，她一定是在做梦。

可是话又说回来，树叶是明摆着的。达林太太仔细察看了这些树叶，那是些枯叶，不过她敢断定，那绝不是从英国的树上掉下来的叶子。她在地板上爬来爬去，用一支蜡烛在地上照，想看看有没有生人的脚印。她用火棍在烟囱里乱捅，敲着墙。她从窗口放下一根带子到地上，窗子的高度足足有三十英尺，墙上连一个可供攀登的喷水口都没有。

温迪一定是在做梦。

可是温迪并不是做梦，第二夜就看出来了，那一夜可以说是孩子们最不平凡的经历的开始。

在我们说的那一夜，孩子们又都上床睡觉了。那天晚上，正好是娜娜休假的日子。达林太太给他们洗了澡，又给他们唱歌，直到他们一个个放开她的手，溜进了睡乡。

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安，那么舒适，达林太太不禁对自己的担心好笑，她于是静静地坐在火炉旁，缝起衣裳来。

这是给迈克尔缝的，他过生日那天该穿上衬衫了。炉火暖融融的，育儿室里半明半暗地点着三盏夜灯。不多会儿，针线活就落到了达林太太的腿上，她的头，一点一点地往下栽，多优美呀，她睡着了。瞧这四口子，温迪和迈克尔睡在那边，约翰睡在这边，达林太太睡在炉火旁。这里本来该有第四盏夜灯的。

达林太太睡着以后做了一个梦，她梦见永无岛离得很近很近，一个陌生的男孩从那里钻了出来。男孩并没有使她感到惊讶，因为



她觉得她曾在一些没有孩子的女人脸上见过他。也许在一些做母亲的脸上，也可以看到他。但是在她的梦里，那孩子把遮掩着永无岛的一层薄幕扯开了，她看到温迪、约翰和迈克尔日那道缝向里窥望。

这个梦本来是小事一桩，可是就在她做梦的时候，育儿室的窗子忽然打开了，果真有一个男孩落到了地板上。伴随着他的，还有一团奇异的光，那光还没有你的拳头那么大，它像一个活物在房间里四处乱飞。我想，一定是那团光把达林太太惊醒了。

她叫了一声，跳了起来，看见了那个男孩。不知怎的，她一下子就明白他就是彼得·潘。要是你或我或温迪在那儿，我们会觉得，她很像达林太太的那个吻。他是一个很可爱的男孩，穿着用干树叶和树浆做的衣裳。可是他身上最迷人的地方是他还保留了一口乳牙。他一见达林太太是个大人，就对她龇起满口珍珠般的小牙。



智慧小语

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

第二章 影子

达林太太尖叫了一声。跟着就像听到了一声叫人的铃，房门打开了，娜娜冲了进来，她晚上出游刚回。她咆哮着扑向那个男孩，那孩子从窗口轻盈地跳了出去。达林太太又尖叫了一声，这次是为那孩子担忧，因为她以为他摔死了，她急忙跑到街上去找他的尸体，但街上没有他。她抬头张望，黑夜里什么也看不见，只见一点亮光划过夜空，她以为那是一颗流星。

达林太太回到育儿室，看见娜娜嘴里衔着一样东西，原来是那孩子的影子。孩子跳出窗子的时候，娜娜没能赶上捉住他，就很快地关上窗子，可是他的影子来不及出去，窗子砰的一声关上了，把影子扯了下来。

不成问题，达林太太当然是仔仔细细查看了那个影子，可那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影子罢了。

娜娜无疑知道怎样处理这个影子最好。她把它挂在窗子外面，意思是“那孩子肯定会回来取的，让我们把它放在它容易拿到可又不惊动孩子们的地方吧。”

不幸的是，达林太太不能让影子挂在窗外，因为那看起来很像晾着一件湿衣裳，降低了这所宅子的格调。她想把影子拿给达林先生看，可是达林先生正在计算给约翰和迈克尔购置冬大衣共需要多少钱；为保持头脑清醒，他把一条湿毛巾搭在头上。这时候去打搅



他，怪不好意思。而且，她准知道他要说：“这都怪用狗当保姆。”

达林太太决定把影子卷成一卷，小心地收藏在抽屉里，等有适当的机会再告诉她丈夫。哎呀呀！

一个星期后，机会果然来了。那是在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星期五，当然是一个星期五。

“遇到星期五，我应该格外小心才对。”事后，她老是对丈夫说这样的话。这时候娜娜也许就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

“不，不。”达林先生总是说，“我应该负全部责任。这都是我乔治·达林干的。Mea culpa, mea culpa（吾之过也，吾之过也）。”他受过古典文学的教育。

就这样，他们一夜夜坐着，回忆着那个不祥的星期五，直到所有的细节都印进他们的脑子，从另一面透过来，就像劣质的钱币一样。

“要是那天我不去赴二十七号的晚会就好了。”达林太太说。“要是那天我没把我的药倒在娜娜的碗里就好了。”达林先生说。“要是那天我假装爱喝那药水就好了。”娜娜的泪眼这样表示。

“都怪我太爱参加晚会了，乔治。”

“都怪我那该死的幽默感，最亲爱的。”

“都怪我太爱计较小事了，亲爱的主人和太太。”

于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就放声痛哭起来。娜娜心想：“是啊，是啊，他们不该用一只狗当保姆。”好几次都是达林先生用手帕给娜娜擦眼泪。

“那个鬼东西！”达林先生叫道。娜娜吠着响应他，不过达林太太从来没有责怪过彼得。她的右嘴角仁有那么点什么不让她骂彼得。

就这样，他们坐在那间空荡荡的育儿室里，痴痴地回想着那可怕的一夜里发生的每一件小事。那天晚上一开头，就像别的晚上一



样，本来是平静无事的，娜娜倒好了迈克尔的洗澡水，然后驮着他过去。

“我不睡觉，”迈克尔喊，他还以为只有他说了算，“我不嘛，我不嘛。娜娜，还不到六点呐。噢，噢，我再也不爱尔了，娜娜。我告诉你我不要洗澡，我不洗嘛，我不洗嘛！”

达林太太走了进来，穿着她的白色夜礼服。她早早地就穿戴打扮起来了，因为温迪喜欢看她穿上她的晚礼服，脖子上戴着乔治送给她的项链，胳膊上戴着温迪的手镯；那是她向温迪借的。温迪特别喜欢把她的手镯借给妈妈戴。

达林太太看见两个大孩子正在玩游戏，假扮作她自己和爸爸在温迪出世那天的情景。约翰正在说：

“我很高兴地告诉你，达林太太，你现在是个母亲了。”那声调就跟达林先生真的那么说过似的。

温迪欢喜地跳起舞来，就像这林太太真会那么跳过似的。

随后约翰又出世了，他的神气格外得意洋洋，他认为这是因为生了个男孩。后来，迈克尔洗完澡进来也要求生下他，可是约翰粗暴地说，他们不想再生了。

迈克尔差点儿哭出来。“没有人要我，”他说；这么一来，穿晚礼服的那位太太坐不住了。

“我要，”她说，“我可想要第三个孩子啦。”

“男孩还是女孩？”迈克尔问，他不放心。

“男孩。”

于是，他跳进母亲的怀里。现在达林先生、太太和娜娜回想起来，这不过是一件小事；但如果想到这事发生在迈克尔在育儿室的最后一夜，那就不是小事了。

他们继续回忆。